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六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六

元

世祖皇帝

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楊喇勒智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

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鄭鼎子續綱目誤作鄭子鼎宋元通鑑因之謬甚今依本傳改正領樞密院事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

托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烜于海右丞相阿巴齊舊作阿赤今改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散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東關在安南國治北有城遏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

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蘓都爾舊作昔都兒今改奮勇乗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及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

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七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名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奏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吕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院副使頁特密實（舊作月的迷失）蒙古岱傳作博羅哈思哈雅今改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户幾百萬黄華之變（事見前）十

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于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伊囉勒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頁特密實屢以捷聞蒙古岱已往卿毋以為慮也

詔皇孫特穆爾（太子精吉木第三子即成宗）行邊納延餘黨和爾果斯（托克托呼傳作火魯哈孫續綱目作火魯火孫今改）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討之都指揮托克托呼（奇卜察克國王子拜都察克之子舊作土土哈班都察今改）

擊破和爾果斯還復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

汴梁大霖雨河決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臣違失臺臣

憚之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其書云綱怒大臣誣搆成罪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鑑此心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僧格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錢穀復以為不専

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蘓穆爾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人臣立碑頌德起自漢時實為貢諛陋習魏晉以後如羊祜韋

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於吐蕃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諂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

丹功業所留或亦藉此以誌去思之誼然皆事由身後惟姚崇之廣州德政實出同時崇亦即奏行禁止若僧格盡國害民罪難更僕當時臣庶不能上書伏闕力斥其奸乃反相率為媚悅之謀諷請立石所謂廉恥盡喪者矣不久而奸狀敗露踣擊旋

為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許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時朔方軍興而

加當日深刻大書至此悉成笑柄而閣僕以當代儒流靦顏執筆其視王若虛之不肯為崔立撰碑者相去又不啻霄壤矣

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内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日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即今山東運河漕艘上下以牐啟閉謂之牐漕

會通河為漕運襟喉自元人創始以後至今尚仍其利當穿渠之始遏汶截泗雖因自然之勢而導之而長川委輸則在人力之隨時調劑其間瀦滌多藉泉湖蓄洩全資牐壩南北經流轉相貫注然尤在黄淮之順軌漕衛之循途有治人無治法一勞

從壽張縣注見前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即漢須昌縣後唐改名明省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安山在東平州西南下有湖湖旁有亭子店即古安民亭遺址汶濟合流處也今為運道所經曰安山鎮有牐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元魏縣明升為州今州屬東昌府引汶水以達御河與上汶水注俱詳前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初畢輔國始于堽城左汶水陰作一斗門遏汶入洸南通泗淮而未分於北至是始分流絕濟由壽張以北達于臨清堽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即漢剛縣故城後訛剛為堽元人置斗門於此曰堽城堰明改為壩洸河在堽城壩西南本汶水支流自元人遏汶入之其流始

永逸豈易言哉

盛今河由滋陽縣至濟寧州入運濟水即大清河注詳前

二月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置知院自巴延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為兵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大都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之入城

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事見前）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

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死之後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奇卜（舊作怯伯今改）等反應之時劉哈喇巴圖爾（河東人本姓劉至元中賜名）乘間脫歸報帝帝嘉賚之先是海都至杭愛（在和林北元時置耕屯于此）皇孫噶瑪拉（太子精吉木長子舊作甘麻剌今改）率衆與戰失利被圍托克托呼引勁

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托克托呼曰昔

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注見前之水以紀

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

内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

其品官所秉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絜矩為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僧格以聞擢為尚書省舍人遣之江南發兼併户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摇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即金大定府元初為武平路後改曰大寧明為衛注詳前尤甚地陷黒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居庸關南口遣諤爾根薩里名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

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錫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諤爾根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邪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

穡

冬十一月增置萬户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巴延等于各路置軍鎮戍葢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莽古特更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户分戍之以哈喇台一軍戍明台伊奇哩一軍戍温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婺舊作合剌帶軍亦怯烈軍扎忽帶軍今並改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户府七杭州置萬户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

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諤爾根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鈎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

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哩克曰僧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漷河之北徹哩克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也在順天府通州故漷縣南東入白河怒謂其毁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名布呼密

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名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會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僧格辭屈帝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僧格等官命徹哩克率衛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寳如内藏之半諤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僧格同事一無所匡

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緊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二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

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普逋負錢穀文牘聚至一室

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以旺扎勒圖卜氏舊作完澤土別燕氏今改為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

章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布呼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

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布呼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扎勒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旺扎勒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旺扎勒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

三月踣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字子靖山東高唐人撰文至是復已改廉訪使時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户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

籍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名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初許衡應召時道過因因謂曰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是因不就集賢之命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後二年因卒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下僧格獄逮其黨約蘇穆爾誅之

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

者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僧格妻黨也尤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僧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

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婉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鈞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

然此直府判荷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僧格敗始得釋烏克遜澤字潤甫臨黄人

罷尚書省右丞相旺扎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字繼先廣平人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注見前
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户楊祥請以兵往伐之
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
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
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
斗卒于行初志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

安南負固不臣屢干王命托歡海口之敗至于折將損兵亟應聲罪以張天討右以其為窮荒遠服不足以煩動師徒則早當持以鎮靜付之不問乃日𡢃並

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從大名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布呼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未稍知悔過轉遣使徵以入朝跋涉徒勞仍然抗命不至豈不自損威重迄元之世南交終于梗化皆由措置乖方不能使之讋慄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為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名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户部上天下户口之數

户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有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有四游食者不在其數 考是歲户口數世祖本紀分內郡江淮四川食貨志則通計天下之數相較不符續綱目係于二十八年數揆不合今依本紀係于是年仍以本紀所分之數總核改輯

壬辰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朝賀

開通惠河 即今大通河自昌平州流貫都城由大通橋至通州入白河 以郭守敬領

導玉泉西湖諸水以濟漕運𦶜

天地自然之利亦見神京川脈靈長也元人開通惠河置牐蓄洩可謂卓識然大艘徑達積水潭地勢既高灘注非易無怪其不能經久自明季而故道遂淤艱于興復也今則暢疏諸泉多建橋牐廣源而下雙流貫繞禁城屈曲東注會于大通橋其間

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即今昌平州注見前）白浮村（在昌平州東南元人築堰于北）神山水（昌平州東北有神嶺山下有龍潭流入白浮堰神山泉也）即過雙塔榆河（雙塔河在昌平州西北自孟村經雙塔店故名榆河即古溫餘水注見前）引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約徑一畝因名）玉泉（出宛平縣西北玉泉山下）諸水入城滙于積水潭（在宛平縣治西北東西一里餘南北半之環禁城北安門宮牆左右舊名海子套亦名淨業湖）從東折而南入舊河（先時所開金水河也歐陽原功碑記自積水潭環大內之左右合金水河而南流東出是也）每十里置一牐

淤者濬之廢者葺之董以苑臣守以牐吏于是潞河轉漕資藉無窮矣

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南右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

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輝和爾人舊作亦黑迷失今改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爪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亦曰下港在大海中占城西南初右丞孟淇使爪哇爪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爪哇國王為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

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貨貝直五千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粥與伊克穆蘓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誅僧格黨納喇蘓爾丹等

僧格敗納喇蘇爾丹摩哩舊作密里今改錫都王巨濟俱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僧格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

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長于理財欲釋之布呼密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敏珠爾多卜丹罷以特格拉津舊作剌真今改並為平章政事

敏珠爾多卜丹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布呼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等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鑑未

盜粇而不計其多寡遽當以死固未爲得平但庾人自盜律以主守之條貰無可辭罪若以母病之故而貸之則凡供子職者皆得藉口養親以遂其抵竊之計利則歸已過則歸親既非所

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特爾格與琳沁同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特爾格爲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之地獵者射兎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秔罪應死特爾格曰臣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貰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巴雅爾舊作百查兒今改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恭懿于至元之初與許衡俱被名屢辭不起太子精吉木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止盜又豈所教孝乎

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遹王惲姚燧字端甫樞從子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等十餘人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叅議中書省事力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唐置今州屬南寧府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

之上思州土官黄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為援寇陷忠州宋羈縻州今為土州屬南寧府江州亦宋羈縻州今為土州屬太平府及華陽元縣明省在今南寧府新寧州諸縣詔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入

交州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陳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嶺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

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譊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朝廷誠有詒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嚴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已而復遣吏部尚書梁曾及禮部郎

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秋八月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

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之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

噶瑪拉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

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天性

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諸王穆爾特穆爾舊作明里鐵木兒今改附海都以叛詔巴延討

之

巴延至額森呼圖克嶺在和林界舊作阿撒忽禿嶺今改穆爾特穆

爾已據之矢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

之穆爾特穆爾僅以身走巴延軍還遇伏兵復擊敗

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字公瑞弘範子為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時為管軍萬户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約蘇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員

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詔邊軍屯田

詔邊境無事本軍屯耕以食

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而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彧言置之

右丞相安圖卒

帝聞之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

命大臣監護喪事後大德中追封東平王諡忠憲

二月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安布舊作暗普今改後仿此爲江浙行

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嘉木揚喇勒智不已罷之

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

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約蘇特

穆爾代之

時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

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
太傅約蘇特穆爾輔行名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伊
齊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約蘇
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
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
何不授軍于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
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
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

去乃名約蘓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博勒呼之孫按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察爾今改後倣此知樞密院事

初伊徹察喇由長集賽授宣徽使本宋官元以院掌供玉食光禄寺屬馬院使秩正二品從帝北征奏曰安圖巴延伊嚕勒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

爾以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耶

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及僧

格之敗實伊徹察喇潛奏劾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

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于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字貢父燕人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曰燇欲迎詔自

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

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

元之控馭安南措置實為失當前此出師敗衂即不應再事招懷洎乎信命往返迄無要領負固之跡已彰乃猶欲以空詔羈縻適以長其跋扈則何如置之不問之猶善乎且日燇抗命不

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或譏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黄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字國寶本金人姓烏庫理氏後入中州改姓劉）與諸王伊勒吉岱（舊作亦里吉解今改後仿此）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出紫微垣

朝正當嚴兵待時以動乃使臣入貢不能示以威信徒加拘執以快一日之憤天討不加於有罪而轉虐及行人又何以令遠方慴附乎

帝憂之夜名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年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内乂安此前代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

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
說至四更乃罷

赦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還自軍中

巴延時在大同事具前帝不豫乃驛名還考元史世祖本紀三十年十一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布呼密上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官位各不同葢實兩巴延也續綱目于三十年則依本紀書以巴延為平章政事于三十一年則又不依本紀不書巴延至自軍中似以入為平章之巴延即至自軍中之巴延兩人混而為一今于

入為平章之巴延則以尋常命相不為特書于至自軍中之巴延則以入受顧命兼採本傳特書之再考元代之名巴延者不一其最著者一為平定江南追封淮安王之巴延即此還自大同者也史有特傳一為擁戴文宗至順帝時竄死南恩州之巴延與托克托等同傳一為江西僉事講學開州後死賊難之巴延在儒學傳其至元三十年入為平章之巴延但見本紀無列傳宰相表于是年又不列其名惟賽音諤德齊扎斯迪音傳附載其子敏珠爾多卜丹有長子曰巴延官中書省平章事末子曰巴延徹爾亦官平章事合之本紀當即其人厥後以受朱清張瑄賂罷相而又復官尋為武宗所誅者當亦即其人史以其人無可紀故不為立傳今以其入相無所關係故亦不為特書其為平章以後之事則仍隨時具載但不使是年兩巴延相混故特揭之于此

帝崩

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知樞密院事巴延總

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欲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内庫銀者宰執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誅之耶人服其有識

葬起輦谷注見前

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皇帝色辰蒙古語聰明天縱之謂元史舊訛作薛禪今譯改　史臣曰世祖度量洪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秦璽已為煨燼昔人言之甚詳崔彧此舉或以皇孫尚在北邊恐上都宗室諸臣起滋異說欲假此以神道設教耳不然穆呼哩為元代世臣既有此璽安敢久匿不獻直待身後家貧出鬻耶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時穆呼哩曾孫碩迪（舊作碩德今改）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彧以告彧名秘書監丞楊桓（字武子兗州人）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鴻吉哩氏妃以之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是為成宗）大赦

皇孫南還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約蘓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闈符璽巳有所歸授皇太子寳事具前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巳延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

家鉉翁在宋以祈請使北行留滯燕都幾二十載同時奉使者如高應松即以不食而卒鉉翁曾居執政視家國淪覆竟不能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

持一死以報宗邦仍然教授生徒靦顏人世雖感興亡而流涕亦不足以掩其羞且景迫桑榆猶復受處士之號更獨何心鉉翁既精治春秋尤當明於大義止不得因其求受新朝爵祿稍為原諒耳

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布呼密罷為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布呼密得預顧命丞相旺扎勒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郡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

益于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多爾瑪舊作秃魯麻今改豪民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黄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

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陜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于外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廵狩賽音布拉克（舊作三不剌今改）川地（方輿紀要賽音布拉克川在故開平衛境）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廵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始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易州易縣人伯祥之子爲參知政事巴延徹爾爲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阿里參政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良鄉人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徹爾平章政事巴

延即三十年十一月入為平章者弟也巴延曰臣叨平章政事凡弟宜相嫌避帝曰凡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謚忠武

巴延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是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乙未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以後諸帝往還上都俱于首年書之其或因事特書不在此列

留夢炎葉李身事二姓大義已乖其餘均無足置議況葉李改絃晚節首薦僧格其視夢炎前此之依阿取容相去無幾世祖第因其曾劾似道謂葉優于留亦非定論若孟頫但舉其學問為衡妄加軒輕取末而遺其本

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于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

三月安南入貢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尤乖特論之公
益亦自愿于言
不特阿私所好
耳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强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户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别賢否選法大

壞乃詔敏珠爾多卜丹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升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注見前路為州

六月汴梁諸路災

汴梁蝗利州蓋州螟泰安曹州濟寧水安西元陝西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為安西路延安鞏昌慶陽環州旱時許扆為陝西行省

右丞以關中饑議發廪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戾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貧命亦尋下許戾字君甫絳州曲沃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太師約䕡特穆爾卒

後追封為廣平王諡貞憲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舊作伯岳吾今改氏駙馬托里實克之女舊作托里斯今改

丙申

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罷官吏

布呼密顧命元臣惟當朝夕左右以酬委任乃因顧忌同列稱疾不朝是視公家之事惟以便

時諸王錫錫舊作小薛等部曲及駙馬曼濟岱舊作蠻子台今改恣橫擾民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非

奉旨毋得專擅加罪

二月以布呼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事

布呼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布呼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布呼密為昭文

其計較之私豈大臣所宜出此而成宗既知其不諧于衆即當諭以大義促具出而倚畀之顧以羣議從違卜重臣留去其中已漫無主持又豈馭下之道哉

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夏六月頒官吏受賍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阿拉威廸音老瓦丁今改後姜衛子舊作阿

言立法貴于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然終未之改也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

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復詔求弭盜方畧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力盡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刦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疏上乃嚴

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山東東西道元置屬中書省領齊南等路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民作亂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討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注見前距

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槖者于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丁酉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在山西代州五臺縣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名元和志云道經以為紫府山內典以為清涼山

初為太后建寺于五臺山司程陸信等董其役驅迫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臨

辛五臺河東廉訪使王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之將幸五臺也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諫止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烏遜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帝大怒敕旺扎勒布呼密鞫之旺扎勒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布呼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旺扎勒等為帝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烏遜復元禮職李元禮字庭訓正定人烏遜舊作萬僧今改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在縣北舊爲汴水分流處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

命廉訪使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徙保定相度形勢爲久利之

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

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

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

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

至歸德横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

棄地與水在洪荒之世則然逮後世戶口日繁郡邑相望惟有隨宜堵塞以使之順軌而已若蒲口之決河北悉被其害一旦欲舉千里之田疇廬墓皆坐視其委棄洪濤將何以為生民保障即使量遷他所給與世業而舍此就彼已違斯民安土之情

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冬十月奇卜察克都指揮使綽和爾（圖圖爾哈第三子舊作牀兀兒今改）

況河身變徙無常設異日復決而南又將更遷何所乎尚文所陳益勤訾賈讓故說按之時勢萬不可行其後此之潰決復開以致連年障塞者實由修築未堅故不能久資鞏固耳當時論者乃以為文言果驗而不知考隄防工作之由何其昧于識也

攻破巴林之地按巴林舊作八鄰據元史志傳考之其地應在今阿爾泰山西北又考元裔順義王諳達居西北邊其子有巴林台吉之號後東徙為今巴林部落八鄰盖係巴林之訛諳達舊作俺荅今改

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巴林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綽和爾帥師踰金山注見前進攻之其將特爾特舊作特靈台今改阻達嚕噶舊作答魯忽今改河與下阿嚕河俱在阿爾穆爾境阿爾穆爾舊作阿力麻里今改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舊作阿雷今改河與海

都援將巴拜舊作索伯今改遇綽和尒麾軍渡河襲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字君章廣平人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謝絕

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

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抛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精吉木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

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恠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至是並為平章政事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

營建歳費之數丞相旺扎勒言歳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幡竿渠元時上都渠名今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有鐵幡竿嶺在故開平城南渠蓋導源于此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

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内郡例改科門攤每户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併徵之每户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沒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諾

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名高麗王謜入朝

先是高麗王昛傳國于其子謜（詔以謜為高麗王昛為逸壽王）至是

有言謜僭設司空司徒等官又擅殺無罪及自造歷

等事中書請詔謜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昛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參東南之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見晉書天文志

駙馬高唐王克呼濟蘓翁觀部人沙陀雁門之後舊作擴爾集斯翁觀舊作汪古今改

勒兵備邊遇寇敗没

先是諸王額布根太宗第六子哈丹大王之子舊作也不干哈丹舊作合丹今改叛克呼濟穪屢禦之有功至是諸王將帥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克呼濟穪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克呼濟穪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躓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克呼濟穪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後追封趙王謚忠憲

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應天以實不以文省臣即欲以燮理自居益當勤修職事以致敬懼未聞引咎避位即可消弭沴而名休嘉漢代策免三公實可嗤鄙柰何轉仿效之乎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喇哈斯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名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遜岱爾舊作也速答兒今改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

行而榮祖卒謚文憲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考元史地理志征東行省大德三年立未幾罷至治元年復立令高麗國王為左丞相續綱目于此作復立與地志不合今依志不書復

高麗王昛既復爵已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呼濟蘊此又一克呼濟蘊蒙古阿齊台氏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户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嘉木揚喇勒智入寺籍為

佃户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

是日巳時依歷法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

保章正太史院官秩正七品齊履謙字伯恒善推步曰當食不食在古

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

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冬十二月以諤爾根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諤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

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名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諤爾根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凡子海桑帝凡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即武宗按海桑舊作海山達爾瑪巴拉舊作荅剌麻八剌今並改後仿此鎮漠北

帝以寧遠王庫克楚世祖第八子後封寧王舊作闊闊出今改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桑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荊湖尤甚部内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户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宣慰使勒乞喇斡（瑭古特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舊作立智理威今改）上民所不便十餘事于朝其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給俸民力少蘇焉

庚子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后有賢德及是崩謚徽仁裕聖皇后后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吾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夏五月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遣

雲南平章政事薛綽爾舊作薛超兀兒今改後仿此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

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于豕牢因弒之王次子窟

麻剌哥撒八奔想京師詔遣薛綽爾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已而詔立寠麻剌哥撒八為緬國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呼密卒謚文貞

布呼密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初世祖嘗謂布呼密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布呼密每陳説古今治要世祖必拊髀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贈魯國公

秋八月更定蔭敘格

正一品子敘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為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西南蠻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其地東接車里西與緬鄰距雲南布政司三十八程

先是緬賊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婦為援其勢張甚至是旺札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葢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絶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

聽竟發兵二萬命劉深及哈喇岱舊作哈剌帶今改後倣此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克呼濟蘊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

釐正之既而王昛言設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克呼濟穮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還之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今貴州貴陽府元為順元安撫司治）蠻酋宋隆濟（黔記宋開寶間有真定人宋景陽奉詔平定羣蠻因置大萬谷落總管府授之其後子孫分長溪峝自宋元迄明所謂水東宋氏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深復令雲

南詔民供餽及脅求水西蠻地名黔記蜀漢時蠻火濟從諸葛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凡數十世保有水西之地明時土司安氏即其後也通志本朝康熙間安氏叛討平之置黔西府後改為州屬貴州大定府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蠻寨名進攻貴州元置明改新貴縣今省入貴筑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自雲南遣兵救之賊衆稍却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諸蠻

先是緬阿散哥也遣其弟赴闕自陳殺主之罪乃罷征緬兵及是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緽爾等移征緬兵討之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凡四十六日而滅後二年彗復出紫微垣七十四日而滅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桑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斡舊作篤哇今改諸部大舉入寇海桑躬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寔伊奇哩氏呼蘭子舊作阿什呼蘭舊作忽憐今改射都爾斡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薛綽爾為庶人

先是薛綽爾及高慶等圍緬未奉移兵金齒之詔慶等已受緬人金賂倡言炎暑瘴癘薛綽爾遽引兵還及是事聞詔遣官鞫之盡得將校受賂狀詔誅

慶及察罕布哈薛綽爾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内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

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本名漢英字熈載其先太原人自唐時平播州世有

其地元世祖初漢英父納土遂賜漢英名賽音布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壬寅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清瑄初為海道運糧招討使後又以清為中萬戶賜虎符瑄子文虎為千戶賜金符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廪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從僕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摭

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初二人被逮時以金珠賂江浙平章托克托祈蔽其罪托克托以聞帝喜曰托克托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内帑黄金五十兩以旌之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穆呼哩後薩滿之子

劉深引兵還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

劉深邀功起釁又復肆行誅掠激變蠻方其罪固無可貸但蠻人既抗拒王師即為國法所不宥自當聲罪進勦以伸天討而播國威陳天祥乃請下詔招諭謂彼必自相歸順庸懦之見實昧事機無論征伐不庭勢難中止既使其貌為降附而蠻夷狡

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中途變生所在皆叛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又發各省之兵以圖收復比聞從征者言經過之地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

猾反覆又何足信乎其後西南夷相承煽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詞則由司事者之撫馭失宜不得謂天祥能料于先事也

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矣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帝有疾

三月赦

西南夷俱叛遣陜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遜岱爾剛克人里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元路明為軍民府今改威寧州屬貴州大定府烏蒙元路明為軍民府屬四川今改昭通府屬雲南東川元路明軍民府屬四川今府改屬雲南芒部元路明改鎮雄軍民府今為州屬昭通府及武定元路明為府今府屬雲南威楚元路明改楚雄府今府屬雲南普安

元路明為州今州屬貴州南籠府 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遜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遜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于推筴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今江西南昌府元時為龍興路民訛言括童男女

元代設官分職皆有定數可稽若贓汚官吏多至一萬八千餘

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訛言始息

癸卯 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

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此中書省官數本至元二十二年舊制已詳前注今因更定八府故復載之據元史百官志至元末中書省平章或增至六員益巳非復舊制是年所以更定也乃八府之制止見成宗本紀而百官志不載此必志有脫漏今依本紀輯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

人是天下竟無一絜清自守者即云貪黷成風亦不應若是之甚況至元中定制犯贓至百貫以上即論死考覈未嘗少縱又何至積如許墨吏侍巡行使之概為劾罷即如果同時盡予斥免則官僚且為之一空何未聞另選多人以補其缺耶史載元

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于墨特川在貴陽府西北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于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為凡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

事皆不免過甚之詞揆之于理殊不可信

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特格為平章政事

初特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旺扎勒及巴延等俱坐贓巴延等免官旺扎勒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以金帛賂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旺扎勒等與二人交通宜罷之詔

巴延密喇卜和卓舊作迷兒火者今改梁德珪巴特瑪林沁舊作八都馬辛今改等謫戍遠邊叚貞諤爾根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惟旺扎勒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為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斯曰儆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其先本姓劉五季時避錢鏐嫌名改姓金氏履祥字吉父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造詣益遠晚歲

屏居金華山在金華府金華縣北一名長山元和志長山赤松子得道處中講道

著書以淑後進所著有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書表注授門人許謙以傳之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

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

於己者也家在仁山在金華府蘭谿縣西與道峯山相對之下學者因

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旺扎勒卒

元貞以來旺扎勒號為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皆疑之後追封興元王謚忠憲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既而簽樞密院齊諾言蒙古兵在山東河南者往戍

甘肅動涉萬里裝橐鞍馬皆其自備每行必鬻田産甚者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其在山東河南者免戍詔從之齊諾裕爾別里伯雅烏爾氏舊作齊努王耳別里伯牙吾兒氏今改

秋七月都斡遣使乞降

都斡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名徹伯爾按徹伯爾舊作察八兒今改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今都斡乞降當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瑪烏赫里舊作馬兀合剌今改後仿此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

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
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
鬻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
檄浙東元帥托歡徹爾舊作脫歡察兒今改賑之托歡徹爾殘
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以賑民之殍
者已十六七

以哈喇哈斯為右丞相阿古岱舊作阿忽台今改後仿此為左丞相二相為武宗繼統所係故特書

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

政故屢謙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字彥博真定人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

尋流之安西

眶既復位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崇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

邪晅泣謝罪且請子諒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徼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内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

不許致仕著為令

八年春正月京師地震甲辰

平陽尤甚民居摧毁帝弗豫皇后名平章政事阿錫

葉西域拂菻人舊作愛薛今改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自致耶

阿錫葉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二月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

孫充之尋復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復巴延等官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名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密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

將犀𭑒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桑為懷寧王出鎮青海在和林境元為屯田之所置倉庫以軍守之舊作稱海今改

乙巳九年春三月隕霜殺桑般陽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元般陽路治此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其初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憲宗二年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中統二年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灑馬湩以為禮皇族外無得與至元十二年以受尊號始于國陽麗正門外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二位行一獻禮至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喇哈斯攝事孔元措孔子裔孫至是哈喇哈斯等

言比年地震星變雨澤愆期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

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大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

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髙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旣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後十二月卒

秋七月命皇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達爾瑪巴喇次子哈尚母弟即仁宗居懷州

按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舊作愛育黎拔力八達今改後倣此

時皇后秉政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其母鴻吉哩氏居于懷州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祭祀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

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雅庫特大^(舊作押忽今改)珠也六十萬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渇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録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

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且然況馭藩服乎立行省以監人國本無裨于實事而乃曲狥臣工之請朝更

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録民户或罹饑窘為其徒者坐視不邺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卒遂遣謜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謜更名章尋奏言國中饑饉供億不勝請罷征東行省從之事在至大元年

秋八月開成地震元置開成府後改為州明省故城在今平凉府固原州

暮易至再至三更復成何政體

先是晉寧元路今山西平陽府是冀寧元路今山西太原府是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成又大震壞王宮世祖子安西王䝉開成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二月帝有疾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世祖次子恭噶拉木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及諸王穆爾特穆爾入朝

皇后名之也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額勒哲依圖皇帝按額哲圖蒙古語有壽之謂元史舊訛作完澤篤又作完者篤今譯改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于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于宮闈外則委于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固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左丞相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寧王海桑於漠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巳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

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故命名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延巴特瑪琳沁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海桑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忠良博士張昇字伯高平州人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外於義何畏

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適懷寧王遣喀喇托克托阿賓克布哈之子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自懷州誅阿固岱等執阿南達歸于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具

傳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斯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阿

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喇哈斯許之夜遣人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奈曼人詣諸王圖喇太祖次子察罕台四世孫舊作禿剌今改後仿此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名安

西計事至即并諸王穆爾特穆爾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固岱巴特瑪琳沁賽音諤德齋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舊作闊闊今改後倣此伊克圖睿宗世子博綽之孫按伊克圖舊作牙忽都博綽舊作撥綽今並改後倣此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孫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

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
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顔色誠不敢冒大任
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海桑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元州今為縣屬順天府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遂即位大赦

初海桑聞帝崩自阿勒岱至和林諸王勲戚合辭勸
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

巴里巴特喇既平内難其母鴻吉哩妃惑於日者之言欲海桑讓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海桑聞之語剛哩克托都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序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耑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阿爾輝舊作按灰今改由中道綽和爾

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托克托馳至大都入道海桑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憂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桑不至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克托都繼往行至中道海桑與中望見趣使同載克托都述妃言海桑大感悟既以阿

成宗昔以皇孫
正位雖受皇太
子寶而名稱尚
未曾紊阿裕爾

實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
特喇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桑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為皇太后
加哈喇哈斯托多爾海舊作朶兒朶海今改太傅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改太保並錄軍國重事
以達爾罕為左丞相綽和爾阿實克布哈並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
詔定祔廟之次

巴里巴特喇與武宗同氣既欲冊為儲貳自有西晉故事可循乃以介弟而下蒙太子之號名實混淆何以詔示天下其後明宗復踵而行之至順帝且尊嬸母為太皇太后名不正而言不順實武宗有以啟之矣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諡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諡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

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況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于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哈喇哈斯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秋七月封圖喇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喇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内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録軍國重事哈喇哈斯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

羊以給之近水者敎取魚鼈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以都指揮使茂穆蘇舊作馬謀沙及伶官錫迪舊作沙的今並改後倣此

伶官微賤本不可以名位相酬況平章為政府大僚尤非樂吏所當濫厠昔唐莊宗過加寵任已為史冊所譏武宗乃令其敵體重臣名器假人于斯已極而此輩既膺殊寵即自恃崇階遂儼然抗行省部挾法亂政罔是

等並為平章政事

茂穆蘇以角觝屢勝遥授平章政事錫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錫迪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禄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周禮曰平章執政之官豈伶人之所宜任揭而書之所以志武宗荒逸之本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尚可問乎

省臣言内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内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任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内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内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

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

行中書令事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于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涖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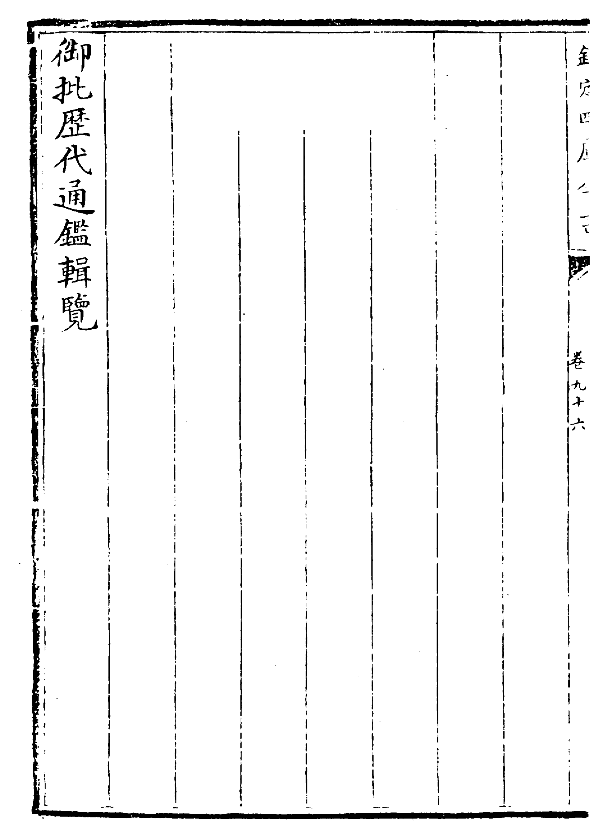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于朝易米以行

徵處士蕭𣂏字維斗奉元人為太子右諭德元史百官志詹事院左右諭德各一

員

蝌初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三十年凡天文地理律歷算數靡不研究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名皆不起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蝌踐履篤實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立意精深言近

而指遠所著有三禮
說諸書卒賜謚貞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